

[日]吉本芭娜娜 一著

彭少君 一译

初恋

はつ恋

よしもとばなな

YOSHIMOTO BANANA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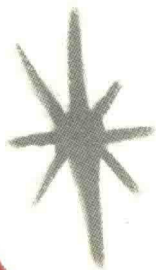
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初恋

はつ恋

よしもとばなな
YOSHIMOTO BANANA



「日」吉本芭娜娜 著

彭少君 译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初恋/(日)吉本芭娜娜著;彭少君译.

—上海:上海译文出版社,2017.6

ISBN 978-7-5327-7466-1

I. ①初… II. ①吉… ②彭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
日本—现代 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069974 号

High and dry (Hatsukoi) by Banana YOSHIMOTO

Copyright © 2004 by Banana Yoshimoto

Japanese original edition published by Bungeishunju Ltd.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Banana Yoshimoto
through ZIPANGO, S. L.

图字:09-2015-340 号

初恋

[日]吉本芭娜娜 / 著 彭少君 / 译

责任编辑 / 姚东敏 装帧设计 / 任凌云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译文出版社出版

网址:www.yiwen.com.cn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
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o

上海信老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5.25 插页 2 字数 58,000

2017 年 6 月第 1 版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0,001—6,000 册

ISBN 978-7-5327-7466-1/I·4555

定价:32.00 元

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,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、摘编或复制
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。T:021-39907745

在十四岁时那个清秋的伊始，好像预感到什么似的，我眼中的世界变得缤纷多彩、熠熠生辉。

或是透着光泽的褐色栗子，以及栗子中鲜亮的黄色；或是从纸袋中拿出灰树花菌^①时所散发出的如同干燥树木的气味；或是南瓜的绿色和黄色，以及它松松软软的触感；抑或是金色阳光下，在吹拂而过的轻风中翩翩曼舞的金黄色落叶，连同那洁净的、好似某种东西燃烧之后所带有的浓郁芬芳的空气。

这所有的一切，都让我感觉到世界似乎比以往镶嵌了更多的金色颗粒。

雨过之后，路上的灰尘被一洗而尽，此时澄澈的空气像刚出世一般充盈在四周，并且如同一个生命体一样蠕动着。另外，金桂的馥郁、微微扑入鼻腔的清冷，以及土地湿润的气味都弥漫在周围。我想，这是多么奢华啊，仿佛整个世界都在庆祝秋天的到来。

由于这一切，我心中蕴藏的美，强劲而猛烈地向世界舒展

而去。

这样的心绪好像过于饱满而将要胀破似的。

那个时候的我，总是非常非常认真地思考着一些事，这些事大致与世界是以怎样的方式、怎样的结构建立起来有关。

所以，当我从这些思考里突然返回现实中时，双眼偶尔能看见不同寻常的东西。

比如，伫立在高架桥下戴着头盔的人。无论怎么仔细观察他的四周，都找不到摩托车。我不禁感叹道，这真是太奇怪了。想要更加仔细地观察，那个人却消失了，许许多多的人捧来的各种各样的花束早已立靠在护栏上。

是啊，他已经在这里去世了……我静静地合上双手。这样的行为如此自然而然。

此外，我还学到了另一件事。

① 灰树花菌：担子菌亚门多孔菌目的蘑菇，秋天生长于阔叶树根下。白粗茎反复分枝，高、宽均达20—30厘米。味美。

给逝去的人献上鲜花并非徒劳无益。因为那个人为了走近花束会站起身，那么，他肯定会得到宽慰，鲜花的芬芳也肯定会飘到他的身边。

再比如，当我在课堂上无所事事地盯着同班同学的后背的时候，我的脑际不知道为什么会浮现出同学的爸爸妈妈吵架的画面。我明明没有见过这位同学的爸爸妈妈，但不知道为什么，他们就出现在了我的脑海中。

或许吵架的事确实存在吧，我这样想着，忽然，我对这个非常陌生的同学产生了亲密感。“你的爸爸妈妈能重归于好，真棒！”我在心中淡淡地思索着。之后，不知何故，这位平时几乎没有和我交谈过的同学，在下一个课间休息的时候，却向我投来了盈盈的微笑，回家的时候还挥手向我说道：“拜拜！”

哎呀？我猛然想到，或许在这些看不到的地方，人们相互之间也进行着交流吧。

是啊，所以才会发觉在遇到那些笑容灿烂的人之后，自己的内心深处会不禁一颤。

就那样思虑万千，有时恍恍惚惚，有时难以入眠，有时总觉得无法将自我顺畅地收入自己的身体，虽然很多事我都不能专注，妈妈却没有过多地指责我。“你是有些地方很古怪，不过这是因为你正处于青春期。”她是这样总结的，所以我并没有被自己的思虑重重所压垮。

妈妈多少还是相信那些肉眼看不见的事情。只要那些东西不干扰现实生活。“因为是你可以看见的东西，就当它确实存在不也合情合理吗？”她曾这样对我说道。

“或许因为只有你能看见，所以即便是你自己凭空杜撰的，也没什么不好。在能看到的时候，还是看到为好吧。如果可以永久看到，那么到了那个时候再去苦恼岂不更好？或许它具有某种对人有用的力量，不过目前还很难断言。”

虽然妈妈眼镜后的目光变得有点忧虑，但是我很清楚，她是非常认真地对我说这些话的。

这些回应深深地解救了我啊。多亏了它们，我才没有变得稀奇古怪。

在路上看到半透明的人的时候，早晨看到植物向空气中挥发出大团大团类似蒸汽的东西的时候，另外在公园散步，看到诸如巨大的游鱼、微小的蜜蜂这样不可思议的生物的时候，我仅仅是想想“我能看见啊”，就觉得很好。至少，我没有负罪感，也幸好没有异常得自傲。

当我想到自己是不是有点怪异的时候，妈妈眼镜后的目光就会遽然闪现，然后像图钉一样牢牢地把我钉在这个世间。

妈妈在附近绿色食品店楼上的书店打零工。那里是个怪异的地方，只出售关于精神世界的书籍、更加贴近自然地生活的书籍以及宗教方面的书籍。不过，对于一直以来非常非常喜欢这类书籍的妈妈而言，它无疑是最合适的工作。

另外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在这个世界上，妈妈最喜欢吃的食物是冰淇淋。无论什么季节，妈妈都会吃冰淇淋。

所以，妈妈工作结束的时候，去书店接妈妈，并在回家的路上一起去吃冰淇淋，就成了我们母女俩的习惯。

在我家附近有一家特别有名的冰淇淋店。如同著名的人物不厌其烦地推介杂志中刊出的食物说“太喜欢了，毫无遗漏地都要品尝”一般，一旦在这家店吃过冰淇淋，其他地方的冰淇淋都会变得黯淡无光。假如这家店搬迁了，妈妈也会搬家吧，妈妈周围的人，包括我，都真心这样认为。

在那里吃冰淇淋，对于我们这样不怎么花钱的母女俩来说，是唯一的奢侈。

那家店很注重冰淇淋的品质，他们并不建议将冰淇淋带出店，因为冰淇淋的口感会变差。而且随着季节的变化，产品种类也会变换，所以虽然我们频频光顾这家店，却总是吃不腻。

我们可以顺便在那里买有机食材，也可以买芳香的橄榄油。我用我的手机注册了那家店的邮件推送服务。一旦有新的产品推出，我的邮箱立刻就能收到信息。之后，我就给妈妈打电话约在那里见面。这般的天真无邪从心底将我们两人紧紧地连接在一起。

我们在店中的小长椅上并排坐下，一起挑选、品尝冰淇淋。这个时候，因为一天中重要的话语已经说完，所以其余的时间可以不多言辞、安心随性地度过。两个人不会一起吃晚饭，大多情况是各

自进行。

就这样，我家之前一直处于近似母女二人家庭的状态中。

对于我家而言，爸爸在日本的日子就如同节日一般稀少。

爸爸在的时候，他经常外带冰淇淋匆匆忙忙地从公司赶回家。然后帮助妈妈做饭。爸爸在家的時候，晚饭都很丰盛，油多肉足。另外，他特别喜欢日本料理，所以我们家的饭菜大致都是日式的。而且三个人必然会围坐在餐桌旁，一边说说笑笑，一边观看电视，这完全变成了一个家庭内部的温馨节日。

爸爸去了美国后，我和妈妈又开始了一如往日的冰淇淋和粗茶淡饭的日子。

后来，我这位经常不在日本的爸爸，在这个地区开了一家卖古董和杂货的商店。

由于这里的年轻人之间掀起了一股古董热，爸爸商店的生意变得非常繁忙。

本来一年采购一次就足够了，现在却需要频繁地外出采购。采

购的商品并不仅仅是古董，还包括年代不太久远的可爱的茶壶，以及虽然崭新却带有田园风格的桌布。一旦采购了此类杂货，并把它们放置在店里，就会有杂志等媒体介绍爸爸的商店，那么在节假日会有人不远万里特意赶来购买。

于是，仅仅是出售商品就让爸爸忙碌不停了。

往昔一半出于兴趣而自在悠闲地经营的商店，现在却开始了正经的商贸业务。也多亏于此，我们家变得稍稍富裕了一些，再也不用因为担心钱而落入月末拮据的糟糕境地了。不过，爸爸刚回家不久，就因为要继续工作而外出了。最近他待在美国的日子更多了。

由于与那边的某个固定的商店经常打交道，爸爸与之产生了联系，并开始了商贸业务往来。从那边进口了品质优良、适合本店的商品后，我们这边负责业务的合伙人叔叔就会把商品用货船运回来。只此一项业务，一年的时光就在商品的快速流转中稍纵即逝了。家里的生意大致就是这样。

爸爸曾说，这样的商贸流程只要在轨道上顺利运行，并在可控的范围内，那么即便跑来跑去也很快乐。

当然，爸爸虽然那样忙碌，却没有改变自己对家人的眷恋。他

经常会送给我和妈妈小巧可爱的礼物，以及“我觉得把这个放在家中的某处会很好”之类的大件装饰品。

“送来这些礼物是在为不失去自己在家中的地位而努力，这和狗狗四处小便划分领地没什么区别。”每次打开礼品包装的时候，妈妈都会这样稍稍嘲讽一下。

“妈妈，你不寂寞吗？”我询问道。

“漫长的人生中，总会有这样的時候啊。”妈妈经常这样回复。

但是，最近家中一直冷冷清清，应该在家的人却没有在，给人一种特殊家庭的感觉。

我和妈妈并不属于爸爸那样充满热情地享受生活的类型。平安无事、精致静谧的生活就让我们非常满足。我和妈妈属于那种满脑子尽是精神情趣的类型。

爸爸偶尔会给我寄来极其可爱却如古代幽灵附体一般的奇异裙子。对此我一点都不开心，我会在附近的寺庙给裙子被除邪气，但最终也不会扔掉它。我就是这样的一个女孩。

作为父亲，知道自己的女儿穿着这种带有蕾丝的奇异裙子外出

与男孩子约会，肯定会焦虑不安吧。

爸爸这种单纯可爱又极具现实感的地方，最让我喜欢了。

我经常这样祈愿着：

希望爸爸和妈妈就这样一直持续下去，千万不要分开……

最近我的内心总是有一种隐隐的不安：他们很难这样一直持续下去。感觉就像碰触到寒冷的空气而身体一颤似的，我的内心某处，总是悬挂着忧虑。

当我的内心充斥着担忧的时候，就能看到远方爸爸的笑脸，也能回忆起他平日在家的每一天。

意识蓦地变得模糊，思考难以聚于一点，后背也稍稍变得冰凉，此时还是放弃思索为好。

严格说来，我已经不是小孩子，我开始羡慕小时候的自己。那个时候，我就是世界的中心，爸爸妈妈只为我而存在，只要有我在，他们就会感到非常幸福。

即便这是幻想，也肯定是人类所拥有的幻想中最强烈的。或许，仅仅是这种父母之爱就可以支撑一个人度过一生吧。

由于是家中独女，我在大人的环绕中长大，在学校里我过得较为愉快，虽然没有比偶尔一起外出的程度更加亲密的朋友，但也没怎么受到欺负。我对这些也并不在意。爸爸妈妈朋友们的孩子经常在我周围，他们的年龄虽然参差不齐，但是我们之间频繁地相聚、发邮件。关系虽不亲昵，却保持着长期的交往。

此外，在日常生活中，我唯一努力上课是在绘画培训班上。

我并不清楚自己将来想要做什么，大概这样下去只能上美术系了，我长期在培训班上课，从小学开始，一直持续到现在。

不过，我的周围有很多人学习绘画，我对绘画这份工作也并不怎么憧憬。所以我只为自己的快乐而学习绘画。爸爸和妈妈都对我说，这样的状态最好。

在这个培训班上，我的年龄最大，其他的都是小学生或幼儿园的小朋友。所以对我而言，这里没有可以称之为朋友的孩子。

喜欢绘画老师之类的事，并不稀奇吧。

而那位老师正是我的恋爱对象。他的名字叫久仓，但我们都称呼他为久君。年龄大约二十六七，是一名靠出售自己的作品维持生计的专业艺术家。

久君成为这个培训班的老师是在两年前。

之前的培训班创始人爷爷退休后，久君就代替他开始工作。

久君从小就在这个培训班上课，因为培训班对自己才华的培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，所以他强烈希望能“教孩子们画画”，于是以老师的身份回到了这里。由于这个原因，在迎接久君的时候，向大家做出说明的爷爷老师备感自豪。

与往日爷爷老师中规中矩的教育方式不同，久君的课堂特别刺激有趣，我们学到了很多新知识。

无论我们画什么样的画，久君都绝对不会抱怨，不会修改。这是培训班一直以来的方针。另外，他很珍惜我们的个性，绝不将我们的绘画向某处诱导。如果有谁特意画了他喜欢的画或是与他的作品相似的画，他几乎要厉声斥责似的发怒，而且比起别人，他受的伤更深。被小学生们安慰时，他经常露出一副快要哭泣的表情说：“画什么都行，就是画一条线也行，一定要画自己的画。禁止画皮

卡丘，也不能画面包超人。”

“别人画自己最想画的，有什么不好呢？”我想，而且，小孩子画皮卡丘、面包超人肯定会很开心。这些话我曾想对久君说。如果是爷爷老师的话，肯定没问题。

但是，只有久君不允许。

“就我的经验而言，画一幅虚假的画，就离绘画远一步。我想，虽然在家中无论画什么，只要开心就好，但是在这里它却没有任何帮助。”他摆出一副严肃的面容说道。

“其他人或许会那样做，但是就我而言，对自己的作品都不了解，肯定对自己没有益处。那么，皮卡丘一定是黄色的吗？哆啦 A 梦一定是蓝色的吗？如果这样做，就没有自己融入画作的余地了。”他曾这么说。

由于得到了他认真的回答，我才不会坠入那种“被大人强迫思考”的焦虑情绪中。我想，如果有自己特别想画的东西，就在自己的画作中将它组合进去，这样肯定会得到久君的认可吧。因为这是自己一笔一画的真实画作，只要“不被藐视”我就会很高兴。我想只要大人们真心欣赏我们的画作，那么我们肯定会很乐意多画一

些的。

我从他那里学到了将自己的思考转化成抽象画的方法。处于青春期的我，有着许许多多的变化，内心和身体乱纷纷，并且因为找不到立足点而脱离实际，对于这样的我，抽象画无疑是一种让我变得更加勇敢的武器。

“仔细观察自己的思考，它们肯定有着各种各样的颜色。即使看不到颜色，也可以想像着将它们转化成某种颜色吧。你试着画画。”他以理所当然的口吻说道。

我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，从此，我认识到自己的思考是有颜色的。

之后，我不断地涂色，心醉神迷地将思考转化在纸上，痛苦的时候，涂上痛苦的颜色，而稍稍快乐的时候又寻觅快乐的颜色。就这样，身体在跃动的时候，头脑却不燥热。

我想：“在这里涂上薄荷色，平衡感会更好。”实际上却涂上了自己未曾想到的颜色。我感觉他似乎对此一清二楚。很多时候他都明确地对我说，虽然说不清楚什么地方不对劲，但总觉得这种颜色很碍眼。他没有识破我的伎俩的时候，我会觉得很失望，不过我也